

宝葫芦的秘密

BAO HU LU DE MI MI

张天翼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 插图：吴文渊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5 1/2 印张 99千字

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11月北京第13次印刷

印数 818,001—518,000册 定价 0.35元

为《宝葫芦的秘密》再版给

小读者的信

亲爱的小读者们：

十几年来，万恶的“四人帮”把儿童文学打入冷宫，害得少年儿童读不到有益的书。非常非常感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过去的革命文艺作品得到了解放。我这本小书也和小读者又见面了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为小读者们高兴。

这本书出版廿来年了。有的小读者看了曾提过一些问题。有人问：“宝葫芦的故事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真的，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？”还有人说：“可惜宝葫芦的故事不是真的，要是真的，我有那么一个宝葫芦该有多好！王葆干嘛又砸它，又烧它？”

小读者提出这些问题，就证明我没有把故事说明白。现在趁这次再版的机会，让我再谈谈这个问题。

宝葫芦的故事当然不是真的。可是象王葆这一号孩子，是真的。如有的孩子说，真要有个宝葫芦就好了，可见的确有象王葆那些想法的人。

王葆并不是个坏孩子，他挺想学好，肯做好事，关心集体，热爱同学。就是有点懒，不爱动脑筋，什么都想要现成的，遇到麻烦的事，就幻想有那么一种宝贝，可以帮他做好多事情，

使他不用费什么劲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譬如遇到一道挺难的算术题，甭费脑筋，这宝贝就给算出来了，那该多好。

可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，包括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以及各种学习课程的答案，没有一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人们用劳动(体力或脑力劳动)换来的。比如一道作业题，如果你不动脑筋，那是做不出来的，除非去抄别人的答案。反正，你不想自己费劲，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就只有象宝葫芦给王葆变东西那样，从别人手里拿来——实际是偷来。因为一个宝葫芦是做不出那么多事情的。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如果自己不劳动又要享受现成的，就只有剥削别人的劳动或者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。旧社会的地主老财、资本家，就是这么干的。在咱们新社会，根本不兴这么干。谁要这么干，谁就没有好下场。

你看王葆，他有了宝葫芦，从此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来的真容易，使他“吃不了、用不完、玩不尽”。可是这一切不但没有使王葆得到幸福和快乐，倒使他感到无聊和苦恼。因为这样一来，什么事都用不着他去做，也不用他费脑筋去想，他整天没有任何事可干，甚至连他想做个飞机模型玩，还没等动手，宝葫芦就把个现成飞机给他拿来了。这样的日子多没意思！这还不算，还因为有了宝葫芦替他偷东西，这事儿不敢告诉人，得保密，弄得他失去了好朋友，不能和集体在一起，甚至对他最亲爱的爸爸也得撒谎，只有一个宝葫芦，还有一个搞小偷、小摸手脚不干净的坏朋友杨拴儿。一个人这样孤零零的，多苦恼啊！哪个好孩子愿意这样呢？我前面讲过，王葆本来是个好孩子，他虽然不肯动脑筋，但他决不愿意享用偷来的东西。所以当他

明白宝葫芦给他的东西都是怎么来的，他就气得拼命要把宝葫芦砸碎、烧掉，再也不要它了。

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宝葫芦这玩艺儿可不是什么宝贝，我们千万不要幻想得到它。我正是要批判那种总想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，才写了这篇故事的。但是在故事中，这个思想意图表现得不够充分，所以使得有些小读者提出疑问。这该批评我这个讲故事的。故事中当然还有别的缺点，也欢迎你们批评。

当前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。我们要在本世纪内——到2000年，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。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，要靠全国人民的努力，而你们，广大的少年儿童，将来长大就要承担这个重任。因此，今天的少年儿童一定要好学习和劳动，从小就培养自己不怕困难、敢于和善于克服困难的精神，将来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如果我这篇故事能在这方面对小读者们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快慰，最大的喜悦，也是对我这项劳作的最大报酬了。

作者一九七八年七月 北京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

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：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瞧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得给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

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，”奶奶总是一面撵（niǎn）我，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，我怕烫，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了。”

“那，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

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，别动！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。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！剪脚趾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下地就跑。



可是胳膊给奶奶拽(zhuài)住了。没有办法。

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：

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，“我要吃水蜜桃，”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头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头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(tiǎn)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

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楞(lèng)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。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二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

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

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：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——

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

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：

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！”

苏鸣凤说：

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

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

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。我很愿意对这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可是忽然——苏鸣凤嚷了起来：

“不对，王葆！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又来了：

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行！”

“怎么又不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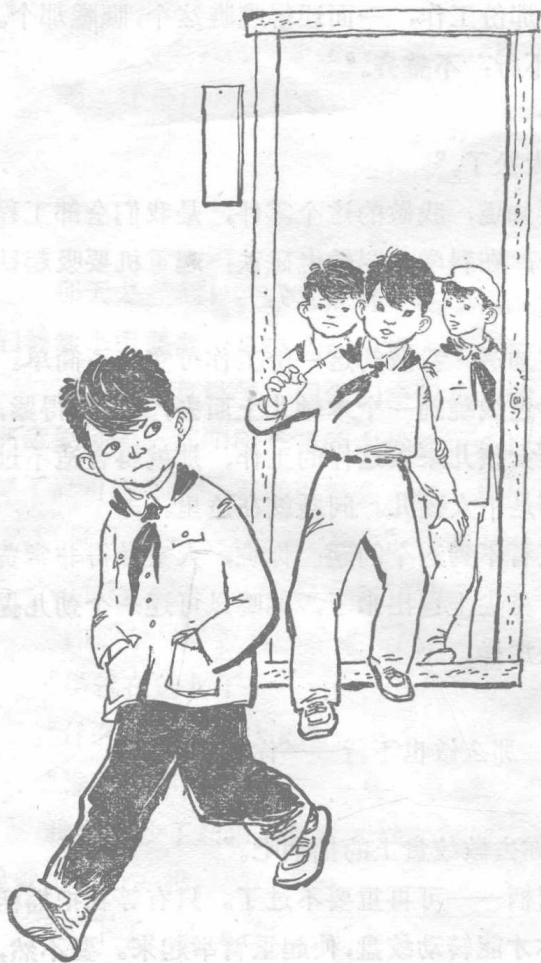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：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

“这实在不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这真有点儿像。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



下一扔：

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手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

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你……”

“我才稀罕你们的同意呢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。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，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。我想再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

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睡呀睡的，忽然听见一声叫：

“王葆，钓鱼去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快来，快来！”

我这才记起，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，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，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，拎着一只小铁桶，追了出去。

三

我出城到了河边。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去了？干么不等我？这还算是朋友么！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可没意思呢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里有一只螺螄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很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。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(huō)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噉！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泼刺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：

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叫了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，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？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。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：

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越听越真。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！”我把钓竿一扔，跳了起来。“宝葫芦？……别是我听错了吧？”

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，又听得出是一句话：

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并没听错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大放心：

“喂，喂，劳驾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

个那个——b, ao, bǎo, h, u, hú, l, u, lú——听准了没有?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?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,”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: 嗯, 疼呢!

“这么看来, 我不是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, 不是梦,” 那个声音又来了, 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:

“你在哪儿呢, 可是?”

“这儿呢, 这儿呢。”

“啊? 什么‘这儿’? 是哪儿呀, 到底?”

“在水里。”

哈, 我知道了——

“宝葫芦, 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?”

“唉, 现在还兴什么龙宫!”——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, 字音也咬得很准确, 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。“从前倒兴过, 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……”

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:

“怎么, 你还有爷爷?”

“谁没有爷爷? 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? 没有爸爸哪来的我?”

不错, 我想起来了, 我想起来了!——

“那么, 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——嗯, 是李四……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, 大概就是你爷爷了?”

它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像是咳嗽，又像是冷笑：

“什么张三李四！我不认识。他们都是平常人吧？”

我告诉它：

“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天，李四跑出去……”

“少陪。我对它可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，好像被风吹走似的，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(zhuī)形的皱纹。

“怎么你就走了，宝葫芦？”

“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，”那个声音一面说，一面渐渐小下去了，还仿佛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，要为你服务。可是你并不需要我。……”

四

唉呀你们瞧！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！我又高兴，又着急。我非叫住它不可！

“回来回来，宝葫芦！”

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。我等着。

“回来呀！”

河里这才又泼刺一声，好像鱼跳似的。我怎么样盯着看，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色的雾。

可是那个声音——你听，你听！——它回来了：

“你还有什么指教？”